

国企改革：对话吴文学

本刊记者 杨璐 王正

水木清华▶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是因为国企效率低，还是其他原因？

吴文学▶ 过去很多年国有企业存在一些问题，叫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责任不明确，到现在也有很多国企是这样的，带来了很多弊端。

关于国企的效率问题，国际的论证是两说的，没有结论表明国企效率一定低。有国外的学者统计过国际上相关研究的论文数，1975-1999年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上，2/3左右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而在垄断性市场上，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和私营企业效率高的比例大致相当。

但是国有企业确实有很多问题，前一阵子国企改革主要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央企的效率马上就提升了。现在批判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过去很强大，有信誉，有历史积淀，贷款的成本比民营企业低，所以挤掉了民营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而且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履行国家战略，所以要改革。

水木清华▶ 国企是谁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关心，国家给国企投了很多钱，国企赚钱了没有？赚的钱到哪里了，有没有到老百姓的口袋里？

吴文学▶ 首先关于投入的问题，以北京市市属国有企业为例，北京的国企总资产3.9万亿，净资产1.3万亿，中间的2.6万亿是贷款来的，这说明投入严重不足，很大一部分比例是靠企业找的贷款，它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企业自己积累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要弄清楚国企的定位和使命，不能简单地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

国有企业做的很多事情本身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因为这是它的使命所在。而且国有企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通过知识溢出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新要素——知识，我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的成功是知识溢出的成功。第一次知识引进是建国初期的苏联援助，对口国有企业，基本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第二次知识引进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进了很多知识，国有企业作为先行者，通过合资、合作、引进设备等手段引进了大量产业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知识，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溢出到其他企业。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和管理、技术骨干，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管理者和员工，这就是知识溢出与扩散的重要方式。我的博士论文，



专门建了一个模型并进行实证，落后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其对外获取知识溢出的速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奇迹，事实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功高速获取先进国家和地区知识溢出的结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无私地充当了对外获取知识溢出的中介和放大器，使得国外先进的产业知识和市场知识，通过国有企业“像病毒传染一样迅速扩散”。哪怕有不少国有企业最终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但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它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人才培养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水木清华▶ 我们国家和国外的知识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文学▶ 过去我们从国外拿来知识然后放大，现在随着中国和国外先进区域的知识差距越来越小了，我们对外获取知识溢出速度必然越来越慢。根据我的模型，中国经济增长必然放缓，必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必须要创新，提升知识自主生产能力，才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升知识自主生产能力，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

水木清华▶ 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吗？

吴文学▶ 我认为混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必须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是要真正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主体。

市场化的核心是要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一个主体，要成为一个个“特殊目的的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非常重要，要给民营企业留出广阔的生存空间。国有企业要履行自己的特殊使命，围绕

战略展开工作。央企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地方企业围绕地方发展战略，进行布局。特别是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急需国企创新引领、知识创造，而创新是有风险的，深度知识的创造是需要长期的、面临高风险的投入，民营企业不会去做的、冒风险的事情国企就要去做，发挥带动作用，从而引领中国民族产业不断进行知识创新，参与全球竞争。

水木清华▶ 国有企业的定位和使命是什么？相应地应该有怎样的改革措施？

吴文学▶ 必须明确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定位。由上述分析可见，国有企业的定位就是成为“特殊使命的市场经济主体”，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这也是建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还必须同时肩负起国有经济的“特殊使命”。

我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端正认识 找准方向》（吴文学、祁金利，《前线》，2015.4）一文中提出，国有企业至少应发挥五大作用：一、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二、做中国民族产业全球竞争的领头羊；三、做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四、做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五、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市场秩序等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我国的国有企业将不仅履行保值增值的企业义务，而且更要担当产业报国的民族大任、科技强国的伟大使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义务和安全稳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国有企业必须肩负起的“特殊使命”。这就是国有企业区别于一般经济主体的重要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这也是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使命。

所以改革要明确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不是简单的国有经济退出。要退



深入工地调研

出没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将国有资本配置到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中，实现国有资本的最有效配置，使国有企业成为‘特殊目的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不是简单划定竞争性、非竞争性领域，然后国有企业从事不赚钱的行业，而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分别明晰该行业、该地区国有经济应该发挥的作用，制定国有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水木清华 ▶ **国企要围绕国家战略使命展开工作，实践过程中如何推进这样的改革？**

吴文学 ▶ 首先，顶层设计要想明白，我们不能光照搬西方理论，认为国企是无效的、国企应该卖掉等。要站在民族产业发展，参与世界竞争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国有企业。

其次，要改革考核体系。要考核国企是否践行了国家战略、考核它是否实现了其特殊目的。考核是指挥棒，平衡计分卡之父、哈佛大学教授卡普兰说，你考核什么，就将得到什么；反过来说，你想得到什么，你就考核什么。我们的考核体系需要改变，不能只考核销售额、利润。央企一共一百多家，可以一事一议，把每个企业的定

位想明白，分别单独考核。考核体系改了，就会引导国企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变化。

第三，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政府国资监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即要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深化改革国资监管体系。要厘清政府公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边界，从依靠行政命令式、单方面的政府公权力，转而采用契约式、平等的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利，来行使国资监管权利。要厘清出资人监管与国家、社会监管的边界，要完善法律监管、市场监管、行业监管等国家与社会监管体制，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不再承担资本监管之外的职责，不再成为一个综合监管者，真正成为出资者，行使出资者职责，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通过将国有经济的“特殊使命”，直接体现在公司章程或出资人协议中，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能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企业进行依法监管。要厘清出资者的资本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的边界，真正建立起国资监管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句话，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破坏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而给予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国有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的外部环境。📺